

当代古玩商系列

捡漏儿

古玩商讲述寻宝的奇趣经历

孙仲谋 著



北京出版社

当代古玩商系列

捡漏儿

古玩商讲述寻宝的奇趣经历

孙仲谋 著
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捡漏儿：古玩商讲述寻宝的奇趣经历 / 孙仲谋著. —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9.5

(当代古玩商系列)

ISBN 978-7-200-07722-3

I. 捡… II. 孙… III. 古玩—收藏—中国 IV. G89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59615号

当代古玩商系列

捡漏儿

古玩商讲述寻宝的奇趣经历

JIAN LOUR

孙仲谋 著

出版 北京出版社

地址 北京·北三环中路6号

邮编 100120

网址 www.bph.com.cn

发行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
印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200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16

印张 10.5

书号 ISBN 978-7-200-07722-3/G·3870

定价 28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自序

本书的序言，原想请马未都先生来写，我认识马先生二十余年，虽然交往不多，但其学识人品皆可为吾师。由于书中谈到了马先生，因此只好改为自序。

当年我买第一块玉的时候，用的是小竹车里“咿呀”学语的女儿的奶钱，二十五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，女儿也已从北大历史系毕业。她去西北实习考察归来，拿着一块在当地买的小玉件，问我：“老爹，这是玉吗？”小玉如璞，无雕无琢，恰如人生初始。对于每一个喜欢玉的人来说，亲手买下人生第一块玉，不管那块玉的新与老，真与假，都是一块无价的美玉。因为它叩开了你爱玉的心扉，从此你就可能与玉结下不解之缘。

我爱玉，源自对玉的向往。童年故乡的夏夜里，一轮明月当空，听人吟及月中有桂子、嫦娥、玉兔，便去寻觅玉兔的踪迹，可惜从未见过它的影子，而对玉美好的憧憬，却深深留在一个孩子的心中。后来读书发现，在浩如瀚海的中国文化史册中，常常用玉来比喻和赞美美好的事物，玉似乎是我们民族追求纯洁美好的象征，这更加深了我对玉的向往。



后来，当我有了一些玉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玉其实就是石头，只不过是一种美石。我们的祖先从它那温润柔美的色泽中，体会到赏心悦目之感，将它佩在身上，并把人们内心世界美好的感受赋予了它。从此这种美石有了生命，有了活力，走进了人们的生活，成为人们珍爱和求索的对象，于是产生了玉文化，成为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史上的一颗明珠。



收藏古玉，其实收藏的是中国古代文化，是我们祖先所表达的内心世界，所体现的审美情趣。当你盘摸一块红山古玉的时候，仿佛能感受到新石器时代，我们祖先立于八面洪荒之中，极目天地，怀着对大自然的畏惧，制造出各种威猛或玄妙的玉器，表达了要征服这一切的原始萌动。而到了商、周时期，玉器已经书写出了他们的自信和从容。春秋战国、秦汉唐宋，一路走来，玉器凝结了我们祖先厚重的理念，灵动中有抽象的哲学思想，美妙中闪烁着现实主义的精髓，飞扬间显现出浪漫主义的华彩。走进玉文化的河流，不能不说你就走进了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，走进了我们国家的时代变迁。



面对这些蕴藏着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古玉，我常常感觉自己的渺小，我无力诠释它们的深邃和厚重，只能以我的浅薄和真爱仰视着它们。所谓收藏，也只能是在和它们的交流中感悟人生，充实内心，丰富岁月。然而，在和它们相遇相逢的时候，又有那么多情节曲折的离奇故事，以及震撼人心的感受，它们是我收藏岁月的凝聚。于是，我把它落到纸上，献给每一位爱玉或者暂且不了解玉的读者，请你们浏览一位收藏者的心路历程。

孙仲谋

目录

第一章 花鸟摊上结玉缘 /1

……时至今日，我常常怀念这位老人，如果不是他怀着善良的心，追出那几步，可能我一生对玉都只能停留在美好的梦想阶段。……

第二章 被当成“纺线板子”卖的玉圭 /4

……这东西有点怪，两指宽，手掌长，方尾尖首，像个没孔的石头梭子。虽然上面挂着些土，但摸上去疙疙瘩瘩好像有刻工。借着擦亮的天色，仔细一看，竟是古玉礼器中的青玉圭！……

第三章 白玉戏法变“硝子” /8

……谁知老爷子指了指烟荷包说：“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？那上面的东西还没解下来呢。”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瞅着烟荷包不知他让我解什么。老爷子的说：“把那玉件儿和玛瑙猴给我撂下呀。”我说：“这不都是一起的吗？”老爷子有点儿不高兴地说：“想什么呢你，打算买鞍子顺手捎上匹马，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儿吗？”

第四章 搭了手表买下的青玉琮 /16

……他问山东大嫂想要多少钱，大嫂说：“您是行家，您给估个价吧。”朱铁嘴儿拿架子摆谱，等把周围人的眼球都吸引到自己身上，才伸出三个手指头挥着说：“三千元整，少一分甬出手。”

第五章 猫脖子上的汉代玉蝉坠 /22

一去数里无人烟，小路上突然拐出辆毛驴车，车架上坐着一对老夫妻，拉着三五只蜂箱，也不赶车，任凭小毛驴悠然徐行。淡紫色的晚霞里，时间仿佛放慢



了脚步，天地间静得只能听见蜜蜂恋巢的“嗡嗡”声和车轮转动的“吱呀”声。……

第六章 土山捡漏儿得来黄玉猪 /26

……那女的还说那玉猪是个新货。卖东西的河北人不干了，“新的?!新的我吃了它！这次俺们哥俩去山东，就淘换了这几件东西，全是唐代的。”……

第七章 买玉买出“村里亲戚” /31

……老汉不解地说：“你咋不早说呢？这两玉片子是我拿一盒烟跟挖窑的换的，无几两钱。”您瞧，闹了半天，是我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。

第八章 从退货人手里买下的玉龙 /37

沈阳道出的东西上档次，和清末遗老遗少住天津确实有些瓜葛。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出宫时，带出来的好东西，不少落在天津这些老少爷们儿手中，又慢慢流散在民间。……

第九章 济南市场“他山拾斧” /42

这是一件收藏珍品，我捧着它，却不知道该怎么问价。倒不是价格的高低，而是对着他们一家四双冰清玉洁的眼睛，我一肚子压价杀跌的招儿，却张不开问价的嘴。……

第十章 美女臂上的西周玉镯 /49

……我无意间发现眼前的胳膊上晃动着一只厚重的古玉镯。这是一只西周玉镯，青碧的玉质，上面布满了金黄、紫红、墨黑的沁色，戴在这位二十几岁姑娘白皙的胳膊上，更有一种迷人的七彩柔光。……

第十一章 地下旅馆市场“牵羊”/52

……我点完钱刚出门，一眼看见了“眼镜”。他满脸堆笑：“大哥，兄弟这儿候着您呢。刚才没看见您在边儿上，要不然说什么也不能撒手。都是行里的，想蒙也蒙不了您。得，我给您加三千块钱，全当您照顾兄弟的买卖吧。”我摇摇头，故意戏弄他：“这么精明的人儿，今儿怎么也当垫背的了？”他自嘲了一句：“鸡贼来着呗。”

第十二章 文物商店照样捡漏儿/58

……见我神态异样，美女售货员从我手中接过玉舞人，看了看说：“就这么个跳舞的小人儿，把你迷得丢了魂儿一样，有那么神奇吗？”

第十三章 火车上穿“制服”的贩子/62

见我们有些爱答不理，他便凑过身来神秘地说：“听两位老哥说半天了，净是古玩道上的事儿。跟您们说啊，我正找买主呢！知道吗，咱家有宝，大将戚继光的宝刀在咱家藏着呢！”

第十四章 行内高手“对决”/67

店主瞪大了眼睛，不知我说的是真是假。从他脸上的表情，我能看出他不但是从那小伙子手里买的，而且价格要得也不相上下。他终于沉不住气了，不再绕圈子，直接问我给啥价。行了，有这句话，主动权就在我手上了。

第十五章 “空手套白狼”的古玩商/75

……见我对这东西挺有兴趣，店主的话紧跟着就来了：“这是从辽宁买来的，说是元代的，东西不错，价儿还可以。”他说了个进价，然后说：“您看着给吧。”这种开价方式，看着透着关系倍儿亲，实际上让你没有还价的余地，当然你也可以不要。……



第十六章 拍卖师是咱“亲戚” /79

……他这会儿才明白，这件笔筒原来不是什么新仿品，眼力高深的香港人误把他的两个指头当两万，没讨价就给了，可他只收了两百。这会儿，他连掐死自己的心都有。后来他在红桥市场落了个外号——“二百”，不明就里的人还说：“行，比二百五好听点儿。”

第十七章 买玉碰上了劫道儿的 /87

……走了一会儿，我突然发现前面十几步开外坐着两三个人，见着我，便“腾、腾”站起来。借着月光，我发现其中一小伙子正从腰里往外掏家伙。……

第十八章 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鸂鶒 /92

……这天不知为什么，西头第二家门口站着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子，一个劲地冲老王笑。老王跟被勾了魂儿似的，跟着人家就往里走。我拉着老王劝他：“一屋子大新活儿，进去当大头啊？”老王半开玩笑说：“十步之内必有芳草，就冲美女这一笑，保不齐我好运当头，撞件儿好货。”

第十九章 小店“挨宰”记 /97

我估摸了一下，对店主说出差也就带了两千来块钱，路上还得用呢。店主似乎觉得我已经被他引上了道儿，认可了他的变脸涨价，不会真的甩手而去，立刻沉下脸不再言语了。……

第二十章 老汉烟袋上的红山玉 /102

……草原人实诚，老汉抱过来一只羊，要往我们的面包车里放，让我们回去吃肉。我好不容易劝住了，提出要买他烟荷包上的物件。老汉说：“买什么买？球石头片子，拿回去耍吧。”说着，连烟荷包一块儿塞给了我。……

第二十一章 买的没有卖的精 /106

……女人从柜台的盒子里拿出些小件说：“搭个小玩意吧。”说着，挑出个东西推了过来。我无意间撇了一眼，立刻像吃了定风丹，眼球儿不会转了。……

第二十二章 送货的拿来块黄玉璧 /115

……照着以往的经验，只要你一抬腿，摊主就会喊你。我绷着劲儿，若无其事地往前溜达，耳朵支棱着等摊主往回喊我。走出了十几步，没听着声儿。往前又走了几步，终于装不下去了，臊搭搭地折了回来，谁知摊主正点钱呢。……

第二十三章 多嘴的代价 /119

……这件步摇不但玉质好，而且比一般的厚重，稍不留意，会认为是一件很上品的配饰。货主大概也是这样认为，价格开得偏高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放下东西想先逛逛再说。同去的朋友问我什么时候的，我顺口答了句：“唐末宋初。”谁知不经意的一句话，竟让步摇再易其主。

第二十四章 换奔驰的“月亮宝石” /124

……我赶紧在澡盆里摸索，还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：看来这老东西不能不爱惜。好不容易从水里捞了出来，一看它的底面，这底儿看着可不像宝石的，怎么像石头的？……

第二十五章 拉萨访天珠 /129

我听着摊主的话越来越不对劲儿，感觉这位不像本地的古玩商，便隔开俩人说：“打住，打住。这位老哥儿，我问您，您是藏族兄弟吗？”摊主把帽子一摘说：“我哪是，我是成都送仙桥古玩市场的。听说拉萨古玩买卖好做，上这租块地练摊来了。”敢情这小子是八角街上的冒牌货。



第二十六章 “裤子样儿”的故事 /136

……这片裤子样儿可真叫绝了，三尺长，两拃宽的一片纸，竟是一幅完整的横幅画。画上有山峦叠翠，江流如带，水上有渔舟唱晚，林间露寒舍人家。我细细一看，认出是一幅绢本的山水古画，这应该是轴手卷，被人巧为所用，裁下来做成一片裤子样儿了，太可惜了！……

第二十七章 巧买乾隆“玉对子” /140

我不轻不重地说：“是个玩意儿，就是框惨了点儿，要是黄花梨、紫檀的嘛，才是真上路份的东西。”这叫褒贬是买家，上来先挑你的毛病，打打你要高价的心气儿，然后再和你讨价还价。这位京爷有点儿急了，瞪着眼睛说：“想什么呢？要是黄花梨、紫檀的，这东西就该过万啦。”

第二十八章 真东西也会打眼 /149

……拿上钱要出门的时候，店主突然叫住了我，轻声说：“先生是玩玉的吧？此玉商器素改，老料新工，我买它是看出能赚钱，先生卖它，该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？”

第二十九章 寒舍论玉：美玉如佳人 /154

其实，世界之大，古往今来，珍品无数，再大的收藏家也只能沧海取之一簞。美玉如佳人，可遇不可求，就是这些藏品，也并不属于你，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和你交上了朋友，共过一份友情。……

第一章 花鸟摊上结玉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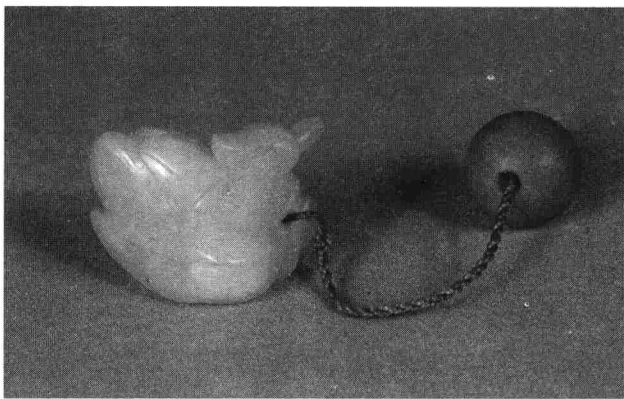
什么是玉？这是很多人问过无数次的问题。问的人绝不仅仅是好奇，而是带着强烈的爱玉情结。问这句话，好像是在敲门，人们都想敲开这扇门，走进美玉的世界。很多年前，我也是这个行列中的一员。古往今来，中国文化史册中那么多关于玉的描写，撩拨着我的向往之情。没想到，生活中一次偶然的巧遇，让我碰开了这扇大门。

岁月回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毕业生，我被分配到国务院某办公室工作。和那个时代年近三十岁的人一样，接下来就是结婚、得女，整日忙碌工作，抽空写两笔小说，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买一毛钱一堆的菜，生活碌碌，脚步匆匆，难得的是一次和美玉的邂逅，让我的人生轨迹走进了收藏天地。

那是一九八四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我用小竹车推着女儿去买菜。当时家住在平里，和平中街有个大自由市场，星期天人头攒动。市场在一条林荫小路两旁，金黄色的枫叶不时随风而下。每当女儿接住一片秋叶，便会发出“咯咯”的笑声。就在我尽情享受这天伦之乐时，美玉和我不期而遇了。一个卖花鸟鱼虫的摊上，扔着个盛杂物的老木盒子，木色黄里透红，那丝绸般的感觉，吸引着我凑上去摸了一下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应该是清早期一只缺了盖的黄花梨木小官箱。摆摊的老人以为我要看里面的东西，往前推了推箱子，告诉我都是老物件。我顺手翻弄了几下，没想到抓起了一块白玉。这是玉哦！除



新石器时期玉玦



清代白玉鸳鸯佩饰红髓玉珠

了在博物馆看到过，这是我第一次把玉真真切切地抓在手中。它的感觉是那么美妙，白若凝脂，润泽光滑，抚摸上去像女儿娇嫩的皮肤，我的手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，一时间珠圆玉润、金玉良缘、金玉之声等美好的词汇都涌上心头，可和手中的玉相比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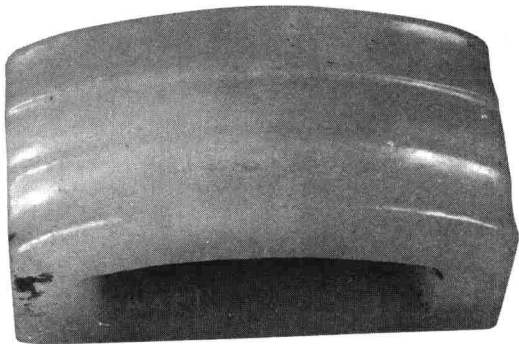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词汇似乎都黯然失色了。期盼了很多个年头，我终于把心仪已久的美玉捧在手中了。

这块玉雕是个璧形单凤朝阳坠，玉壁上素面无饰，宛若旭日，一只展翅飞腾的风鸟，在旭日上方起舞，雅致中透着一股厚重的古意。当时看不懂年代，后来知道那是一只宋代的玉坠。握着这块玉，抑制不住据为己有的冲动，我问老人要多少钱，老人说十五块。

今天看来，区区十五块钱，连上小学的孩子都能随手掏出来，可当时我却掏不出来。我兜里一共十块零五毛钱，十块钱是给孩子订奶的钱，五毛钱是两天的菜钱。即使老人十块钱肯把玉卖给我，那奶钱呢？拿什么去喂嗷嗷待哺的女儿？看来精神上的追求是要建立在温饱基础上的。在那个低收入年代，今天拍卖会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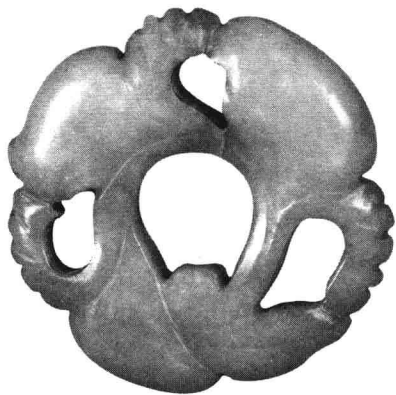
一掷百万的情景，连想都不敢想。我盘摸了好一会儿，恋恋不舍地把玉放回盒子里。白玉坠和几方磨边缺角的旧印章挤在一块，怎么看，都像一个落难的公主混迹于长街陋巷，布衣褴褛却难掩其国色天香。

怀着和美玉擦肩而过的惆怅，我慢慢离去。四五步开外，老人开



唐代白玉弦纹带饰

始喊我，他问我能给多少钱。可我无法回首，当爸爸的谁不心疼自己的女儿呢？今天的人们会说：你傻啦？不会再借钱吗？可那个时代，借钱是一件让人脸红的事情。老人喊了两声，见我没回头的意思，追了上来，没容我说话，把玉塞到我手里说：“小伙子，看得出，你是个真喜欢的主儿。孩子小，不富裕，钱多了也买不起。这么着吧，玉是我五块钱收的，你要是真想要，加不加钱都行，拿去玩儿吧。”



辽代白玉花佩饰

玉坠在我手上，透过指尖仿佛能感到古人的余温，几十年梦寐以求的向往，像决了堤的水，使我义无反顾地掏出了兜里的钱。老人找回一大堆毛票，差两毛，算我多加的。这块美玉终于属于我了。我把它握在手里，手心直出汗。时至今日，我常常怀念这位老人，如果不是他怀着善良的心，追出那几步，可能我一生对玉都只能停留在美好的梦想阶段。是他的真情，送我走上了古玉收藏的道路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我曾与很多美玉邂逅，有些与我结缘，有些失之交臂，可没有一件玉像这件玉坠那样长久地留在我的心间。但是，这块玉我却最终也没能留住。第二年春天，一个好友举家迁居海外，给我留下很多书籍、家具。我两袖清风别无他物，只好以这件玉坠相赠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旧友失去了音信，不知那块常系我心的美玉，如今流向何方，但愿别再被弃入旧物盒中。

链接

一个人和美玉邂逅在花鸟摊上，看似偶然，其实是必然，因为在中国文学作品里，我读过了那么多对玉的美好描写，它让我心驰神往，梦寐以求。所以看见这块美玉我觉得那么熟悉、亲切，让我开启了收藏这扇大门。今天花鸟摊上也有玉器，奉劝各位千万别听摊主忽悠几句就掏钱，那您肯定受骗上当，因为二十多年前的一幕不可能重现，摊主十有八九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就等你上钩入套呢。

第二章 被当成“纺线板子”卖的玉圭

北京自发的古玩市场，大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形成，最早叫玉渊潭晓市。听马未都先生讲，也就十来个摊位，买卖的人都不多，天一亮就散了。后来挪到象来街，八十年代中后期又转到了北京站东侧的白桥。

单位有个叫“朱子”的同事，喜欢老手表，有人带他去了趟白桥市场。第二天上班，他兴冲冲地把我拉到一边：“哥们儿，盖了！我可找着个淘宝的好地方。那市场什么老东西都有，全是河北、山东的老农背来的。下星期我带你去。”

跟他去了白桥市场，真叫大开眼界。百十来个摊位摆在白桥小街的路两旁，摊上老窑瓷器、青花粉彩、字画、砚台、玉器、铜件真可谓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摆摊的大多是河北雄县、文安、大城的农民。一个个风尘仆仆，扛着旅行提包，提着尿素袋子，到了市场，把尿素袋子一铺，摆上东西就开卖，好多东西一摸一手化肥末，多看几样东西，就像戴了双白手套。

那会儿，东西多不说，那便宜劲儿，让现在的买家能掉出眼珠子来。一只康熙青花山水将军罐，一碴儿毛病都没有，也就百八十块钱；一对清末民国粉彩大瓶，画片儿再好，也就十几块钱。那会儿瓷器是大项，人们普遍喜欢青花瓷，不知是东西多还是审美情趣不一样，当时都着迷画意古拙的明青花，一张口就是大明罐。你到玩儿家那里瞅一眼，一水儿摆放的，准是十几个明代青花大罐，那才叫玩儿得出彩儿呢。要是净是清代的，就差点儿意思了。

玉器算是小项，买的人少，价格更便宜。一块清代白玉双面工的牌子，也就八九十块钱。高古玉其貌不扬，土里土气，少有人问津。我喜欢高古玉的古朴和它的文化内涵，再加上价格便宜，得天独厚，挑挑拣拣买了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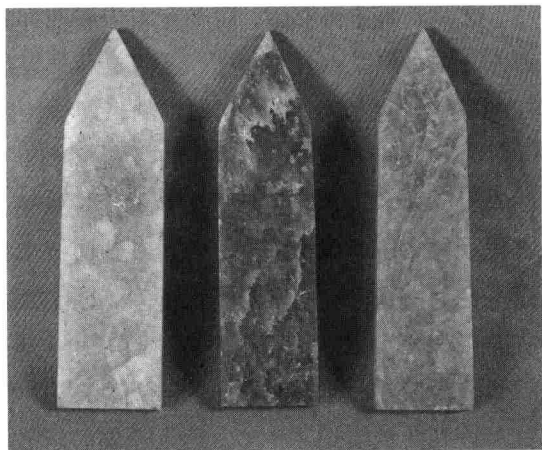


清代碧玉瓶

少宝贝。

那会儿没有双休日，我们“赶集”的日子是星期天。一个周六，我熬夜写完东西，眯瞪了一小会儿，天未亮就到了集上。几个摆摊的正往外掏东西，我顺手接住了个青花双龙罐，中溜个儿西瓜大小，青花发色蓝中泛紫，俗称嘉靖佛头青，口上有道小冲（冲，古玩行话，指瓷器因磕碰产生的裂纹——编者注）。虽说那时我对瓷器只能瞧出个五六成，可那老气儿，没挑儿。一问，要六十，给四十，成交。

旁边一位老乡也正往外掏东西。一个红铜茶壶，里面“哗啦哗啦”响。问他什么东西，他说里面是线板子。我好奇什么是线板子，伸手从壶里掏出来一块，这东西有点怪，两指宽，手掌长，方尾尖首，像个没孔的石头梭子。虽然上面挂着些土，但摸上去疙疙瘩瘩好像有刻工。借着擦亮的天色，仔细一看，竟是古玉礼器中的青玉圭！我担心别人看见，忙把玉圭



汉代青玉圭

搁进壶里，伸手点了一下，一共三只。我问他怎么卖，他伸出了一根手指头。这叫我有点儿犯晕：如果三只一百有些贵了；若是三只十块钱，又忒便宜了。我只好跟他打哑谜，也伸出一根手指头说：“三个线板子就这价儿，也忒贵了。”

他没接茬儿，伸手在尿素袋子里又翻腾了几下，抽出个报纸包递给我，“连这个线饼子，一共三十”。我打开报纸包瞥了一眼，立马又包了起来。浑身上下的兜都掏净了，一共二十七块零八毛。老乡乐呵呵地点着钱，我从壶里掏出玉圭，揣在兜里就往外挤。旁边认识的朋友问：“买着什么啦？”我说：“破烂儿。”走到没人处，打开报纸包，里面的“线饼子”其实是一只海碗大小的青玉璧，和玉圭一样，都是汉代的，土层间漏出斑斑驳驳的青玉色，汉代蒲纹犀利的刀工清晰可见。“苍璧礼天”，“青圭礼东方”，这些当年被古人顶礼膜拜的玉礼器，两千多年后竟沦为乡间的纺线工具，让人感叹不已（见彩图一）。



白桥市场那会儿，不少农民刚入道儿，这样的笑话闹多了。一个文安县的农民，瞅见邻村有人干古玩能挣钱，便套着七姑八姨的亲戚去取了两次经，也照猫画虎地干起来。行里那会儿有句话：越不懂越能撞上好东西。他头一次淘换来的几样东西里，就有一件宋代钧窑玫瑰紫花盆，盆下面还刻着个“七”字。他拿到白桥市场，一个叫小杜的玩儿家拿起来看了看，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他“嘿嘿”笑着说：“老花盆儿呗。”小杜长出了一口气，“老什么老，没看下面还刻着数字呢？这就是人家家里第几盆花儿的意思。”最终，六块钱收的，二十块钱卖了。挣钱了，这位老哥乐得够钱。后来有人告诉他那是宋代钧窑的官器，当时少说也值个万八千的，他差点没把鼻子气歪了。从那以后他就特留意花盆，可再也碰不着那样的了，气得他老嘟囔：“他娘的，怎么网织好了，鱼却没了？”

那会儿，东西卖漏了的有的是，就是买东西的也有不少“二五眼”。大城县一农民，买了只大雕花杯，说紫檀不像紫檀，说黄花梨不似黄花梨。那时，大城农民玩硬木家具最地道。杯子被拿到白桥市场当花梨紫檀的卖。一个北京的买主当黄花梨的买了，别人看了说不对，是什么料的说不清楚，于是他反身又回来退货。买主和卖主吵得不可开交。过来个老者，接过东西看了两眼说：“得了，别吵了，东西卖我吧。”杯子原价二百，买主和卖主都挺好心，一人认赔十块，一百八麻利儿地卖给了老者。俩人还虚心求教，问人家是什么木的。老者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这不是木头的，是犀角杯。明清大户家里喜欢用这杯子喝酒，酒在杯子里能泡出药性来。”那时的人都守规矩，卖漏了也不急眼，只能怨自己没学问，要是搁现在，这么好的东西卖漏了，早打成一锅粥了。

河北固安有个叫老郝的，专门倒腾老窑瓷，唐代邢窑碗、宋代粉定壶，他摊上这类东西最多。有一次，他背来个宋元磁州窑大罐，白釉褐彩牡丹花纹饰，甬提多漂亮了，少了三百不卖，多少人问，都是这个价。有气不过的挖苦他：“老郝，早上吃的什么？”“馒头啊。”老郝张着嘴看人家。人家“嘿嘿”笑，“白面馒头怎么吃出个黑心来？”老郝知道人家嫌他要价高，也不急，爱买不买，反正东西好。终于有一天，来了个识货的，三百块一分不少地买走了，轰动了市场。于是，很多人又说那罐子如何如何好，自己没买好后悔，还说老郝三百块钱卖漏了。实际上，还是那时候人兜里钱少，什么好东西都惦记几十块钱买下来。如今，这样的磁州窑彩绘大罐至少能卖到二十万以上。